

李鴻章

上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梁啟超

浩明◆著

李鴻章（1823—1901），

字漸甫，号少荃，谥文忠。安

徽合肥东乡人。道光二十七年

进士，师从曾国藩，官拜太子

太保、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两江总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

洋通商事务大臣，加授武英殿

大学士。



出版社

1247.5
1397:1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梁启超

李鴻章

上

浩明◆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把目光回归到十九世纪晚清政治舞台，李鸿章“中国独一无二”赫然于大清宫廷内外。

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的李鸿章自小便拿“鸿愿”赌着明天。他凭着对功名利禄的执着追求和过人的才华在科举入仕的道路上终于如愿以偿，年仅二十七岁就授了大清最高学府翰林院编修。

然而一场震天动地的太平天国起义使他覆灭了传统升官的狂妄梦想，以一位弱冠儒生走进了硝烟弥漫的军旅生涯。也就在这时，李鸿章懂得了枪杆子“至高无尚”的权力。

他一手创办了汉人的得力劲旅——淮军，并屡立战功。在他就任苏抚期间，他于上海、江苏大战太平军，被封一等肃毅伯。后又升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他亲自率领过淮军南下北上地“剿杀”捻军，把垂死挣扎的大清王朝拉离死亡线。

李鸿章不但是近代洋务运动的一面高杆大旗，同时也是清政府最大的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的创造者。他亲手创办的众多军用、民用企业为后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客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天津教案后，李鸿章得到皇帝的器重，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坐镇北洋，遥控朝政且入阁拜相，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清政府内政外交的主要决策人。但在这时，他一手签订了受后人指骂的众多不平等条约，时人称之为“东方俾斯麦”。

就连曾国藩（李鸿章曾一度事于其幕府）也胆惊其自己头号弟子李鸿章。事实上，李鸿章以皖人任两江总督，以汉人而享有在京师建立专祠，列入祀典的殊荣是曾国藩无法能比及的。曾国藩自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鸿章死后被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入祀贤良祠，原籍及“立功”省建立专祠，并将生平战功政绩，宜付国史馆立传，可谓生前富贵死后荣。

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过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但无论如何，李鸿章作为一位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上都有过丰硕建树的中兴元老，他的一生际遇就是中国晚清历史的最为真实的写照。



目 录

上 部

第一章 几度烽火连烟

- 一、安庆城化为一阵清风 (1)
- 二、进京赶考，李鸿章走了曾国藩这一块跳板 (14)
- 三、李编修的“刀枪”前奏 (29)
- 四、一脚踏进贼窝里 (37)
- 五、一道死命令：捉拿捻匪陆遐龄 (45)
- 六、吕贤基吓得脸色苍白：“有鬼！有鬼！” (56)
- 七、看着吕贤基的尸体，舒兴阿向李鸿章摊牌：
我无能为力 (67)

第二章 幕府里的一只鸿鹄

- 一、炉香烟火笼罩着咸丰的龙体 (81)
- 二、热河行宫的秘密奏折 (85)
- 三、李鸿章和曾国藩伤了和气 (89)
- 四、财神爷送来了一位“星宿” (97)
- 五、借了胡林翼的面子 (108)
- 六、新婚才子不燕尔 (112)
- 七、李鸿章还是认准了曾国藩这条道 (126)



- 八、从上海来了一个搬兵求将的钱鼎铭……………(130)
- 九、曾国藩给了一个面子，
 李鸿章领了一柄组建淮军的“尚方宝剑”…………… (135)
- 十、到底该不该走“选士人，领山农”的路子…………… (141)
- 十一、李鸿章弹指一挥：进驻上海…………… (150)

第三章 同是冒险家

- 一、潜师东渡，前途未卜…………… (162)
- 二、乞丐兵现眼“十里洋场”…………… (173)
- 三、卧薪尝胆与忍辱负重…………… (184)
- 四、吴煦走了，黄芳来了…………… (190)
- 五、华尔笑着说：我手中有常胜军…………… (194)
- 六、要不要郭松林…………… (200)
- 七、心病还须心药治…………… (206)
- 八、李鸿章的一步棋——用沪平吴…………… (221)
- 九、“常胜将军”不常胜…………… (227)
- 十、丁日昌——一个洋务新秀…………… (243)

第四章 剿捻舍我其谁

- 一、金陵，唱了一支悲壮的歌…………… (248)
- 二、东捻军的火药味让李鸿章眼冒金星…………… (253)
- 三、淮将偏袒得宠，湘将嚎啕大哭…………… (259)
- 四、撒网捕大鱼，李鸿章差点被“鱼”刺…………… (268)
- 五、活捉赖文光，到底是汉人的淮军厉害…………… (277)
- 六、梁王张宗禹路遇神秘老道士…………… (283)
- 七、直东战场成了西捻军的最后一块坟墓…………… (288)



下 部

第五章 在辉煌的日子里

- 一、以退为进，李鸿章虚晃一枪，“我要回家” (299)
- 二、骑马紫禁城，李鸿章三见两太后 (303)
- 三、我有淮军，我怕谁 (307)
- 四、入川办案，李鸿章给慈禧抛了个大媚眼 (314)
- 五、半年时间，李鸿章连续“南征”“北指” (317)
- 六、内忧外患之中坐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 (319)
- 七、力排众议，揭示洋务总纲 (326)
- 八、《捷报》说“中央政府的军火完全依靠李鸿章” (329)
- 九、大沽炮台的爆炸，使李鸿章叹息不已 (332)
- 十、交一群“洋博士” (336)
- 十一、办起了一个轮船招商局 (339)
- 十二、兴学育才最重要 (348)
- 十三、有自己的海军多好 (353)

第六章 忍辱负重保江山

- 一、东方来客 (372)
- 二、梦幻破灭的代价 (382)
- 三、“崇厚不能杀” (385)
- 四、血泪控诉 (393)
- 五、痛斥秘鲁 (397)
- 六、马嘉里死了 (400)
- 七、法兰西也伸了一脚 (409)
- 八、主战、主和翻手间 (416)



- 九、成了局外人..... (422)
- 十、失败的胜利..... (430)

第七章 这是蚕对桑叶的吞食

- 一、李鸿章疾书“徒伤和气，毫无益处”，
森有礼诺诺而退..... (435)
- 二、千里奔丧，李鸿章悲痛欲绝..... (452)
- 三、战败逍遥走洞房..... (465)
- 四、颐和园内，慈禧的六十寿典隆重举行..... (480)
- 五、出发前，一条黄狗狂吠不止..... (492)
- 六、是谁击沉了北洋舰队..... (494)
- 七、深夜，一顶小轿抬进了总督府衙..... (496)
- 八、明枪不易躲，暗箭更难防..... (501)
- 九、春帆楼上心如麻..... (505)

第八章 且放白鹿青崖间，待我漫游瀛环回

- 一、袁世凯，你去告诉他，教他休想..... (510)
- 二、老佛爷指名道姓，你去“联俄抗日”..... (514)
- 三、路越走越远越漫长，我越陷越深越迷惘..... (517)
- 四、凯撒大旅馆的镜框中，
左边是李鸿章，右边是俾斯麦..... (523)
- 五、泛舟塞纳河..... (530)
- 六、李鸿章坐到了英国下议院中..... (532)
- 七、你知道孔子吗..... (535)
- 八、不妨做一回墙头草..... (538)
- 九、勤政殿中的君臣彻夜长谈..... (543)
- 十、臣也是康党..... (548)
- 十一、我该做些什么..... (555)

第九章 在最后的日子里

一、没想到会象大禹一样去治水	(563)
二、地皮须刮得净	(565)
三、北边乱起来了	(570)
四、东南要互保，两广可独立否	(573)
五、激战紫竹林	(581)
六、北上，会不会是良辰美景虚设	(586)
七、你敢说我卖国	(595)
八、结与国之欢心	(600)
九、好奇怪的风	(604)

上部



第一章 几度烽火连烟

一、安庆城化为一阵清风

紫禁城。

这是一座皇家的宫城。红墙玉霄殿，青砖琉璃阁。假山池沼，亭台轩榭，雅静中透着一股清灵，肃穆中流露出皇室龙居的雍容富贵之气。拱斗飞檐，雕龙镂凤，一个接一个难以计数的门道，一处处绵延不绝的楼阁。若仙庭异居，似天上胜境。

在养心殿的龙椅上，咸丰皇帝正半坐半躺，悠然自得，一双英俊的黑眸似睁非睁，若醒还睡。一群宫女衣着羽霓，轻歌曼舞，玉臂微挥，粉腿舒展，秋目含情，脉脉稍视。光线明灭，管乐不绝，丝竹或有可闻，又若天籁。那一排排的脂粉宫女，旋转出一个令人销魂的世界；叮咚不绝的弦乐，敲奏出一个温柔缠绵的梦乡。意在弦外，情在梦中，燕语莺莺，好一个太平盛世，晴朗世界。

“皇上……”

一个约有十七八岁的豆蔻宫女，纤纤玉指挟住一个玲珑精巧的小酒杯，轻移莲步，婀娜而来。伏在咸丰身侧，吐气如兰，令人倾绝。咸丰皇帝一伸手，揽住了她的纤腰，玉口轻启，双目微闭，仰起了头。

“嗯……”。

那宫女嚶哼一声，顺势搂住咸丰皇帝的脖子，臻首轻摇：“不，不嘛！”

“宝贝，心肝，来！”

咸丰皇帝睁开眼睛，无限柔情地望了她一眼，又抬起左手，在她那欺霜赛雪的冰肌玉肤上摩娑了一会儿，右手开始下移，复又闭上眼睛，呢喃道：“来！”

那宫女不再迟疑，玉唇轻噤，含了一口酒在口中。而后，她足尖点地，慢慢俯首上前，便欲将酒送入咸丰皇帝的口中。众宫女的羽衣霓裳舞更为美妙，丝竹管弦更是缓慢绝美，光影流动，暗香涌飘，忽



明忽暗，似梦似幻。

“皇上，大事不好！”

突然，尖利的喊叫声传来，一个太监推门闯入，“扑通”跪倒，“皇上……”

话到这儿突然打住，他这才发现自己扰惊了那一对正自交颈相戏的鸳鸯，宫女不情愿地将酒咽入自己口中，姗姗退下，咸丰皇帝一脸的阴沉，用手一挥，那帮宫女也个个意兴阑珊，讪讪退下。咸丰皇帝厌恶地看了那个太监一眼，叹了口气：“说吧！”

“是，皇上。”

那太监这才喘出一口气，“有消息从安徽传来，安庆失守了！”

“啊！”

咸丰不由大为吃惊。这怎么可能？

他不由一屁股跌入龙椅之中，呆呆愣愣，半晌说不出话来。

道光皇帝在继位近三十年之后，终于患重病医治无效，溘然长逝。道光死后咸丰皇帝即位。年轻气盛、少年得志的咸丰皇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将在局势动荡、烽烟四起的局势中度过他短暂的帝王生涯。当然，他更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洋人迫逃京师，病逝于热河，这就连他的父皇道光帝封完太子令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自己给儿子留下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血淋淋的国土。而恰恰在他传完太子令的同时，南国一隅正暴发一次竟然与朝廷直接对抗的巨大运动。道光帝给咸丰帝奕訢留下了一个令他头痛的顽遗症。一八五一年一月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的地方，以洪秀全为首的一帮贫民百姓，扯起了造反的大旗。他们建号太平天国，军名为太平军，洪秀全带领的这支不起眼的队伍，对咸丰皇帝而言并未因此而感到恐慌。相反，他闻听此消息后，甚为高兴。要知道，咸丰皇帝毕竟不过是个弱冠少年，他脑中也存有许多梦想与渴求，再加上是新登基真龙天子，他更是唯恐天下不乱，天下大乱方能显出自己的英雄本色。平定四方，一统天下，美名流传千古，功比日月，直追历代先帝，那才是他多少年来所苦苦期盼与向往的。然而，风云突变，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洪秀全带领他的太平军，从广西一隅跃进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大清统治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

随着太平军的蓬勃发展，在经历北伐西征之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许许多多的地方农民举起义旗，彼此呼应，相互激荡，烽火遍地，狼烟四起。

咸丰皇帝所期盼的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终于出现了。风声鹤唳，兵慌马乱，大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咸丰皇帝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大丈夫气概，他坐镇京都，调派



兵将，准备与太平军一较高下。令他后来感到震惊的是，那些朝廷中的文武群臣，平日里纸上谈兵，傲视苏秦张良，一旦临战，竟无人堪挡进击。作为清廷军队支柱的八旗绿营官兵，也因为纪律涣散，军政腐朽，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战斗力，每战必溃，“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

面对这些情况，咸丰皇帝大为震怒，第一次意识到面临丧权之国的巨大危险。当此危急之时，地方上一些政治地位不高的乡绅发动起来，招兵买马，训办团练，帮助清军镇压起义，建立了不少的奇功。

咸丰皇帝从黑暗中见到了光明，他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武群臣的胆怯，阻止绿营兵的溃逃；另一方面又争取地主乡绅支持，让他们自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起义。而且，咸丰皇帝考虑到，为了能让朝廷对团练进行直接控制，他准备派一批在籍官员回乡帮办团练。正当咸丰皇帝为不能找到合适的人选而坐卧难安、迟迟难以作出决定之时，安庆失守的消息传入了京都。

安庆是安徽的省城。安庆巡抚蒋文庆，素来以忠直耿介，英勇善战著称。

因为安庆地处交通要塞，乃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在洪秀全的带领下，从广西转向湖南，先是一举攻占岳州，在岳州城意外得到了清初吴三桂留下的大炮、火药、军械等很多，又征得民船五千，实力大为提高。太平军沿着长江，然后攻下汉口、武昌。太平军继攻下九江以后，又大举入皖，一举包围了安庆城。洪秀全带着他的全班人马，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自四面八方团团围住安庆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蒋文庆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阵势，不由慌了手脚，尚幸安庆墙城高大坚厚，不易攻破，只要与外界的联系不致切断，太平军一时之内却也难以攻下。

蒋文庆一面加强防守，严阵以待，一面派人往外突围，飞驰求援信给朝廷，请求发兵相助。

安庆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有三条路。安庆城北门外边，是一条通往庐州、庐江的大路，这是安庆与西北面联系的主要陆上道路，离北门十五里的地方，有一个去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人们以集贤关呼之。

关外山岗起伏，尽是红色花岗，当地人称之为赤岗岭。集贤关亦是兵家必争之地，只可惜蒋文庆兵力不足，不能派重兵防守。他派出自己手下第一勇将名唤来猛，带上五百亲兵，命令死守集贤关。在对面几里外，便是杨秀清、韦昌辉带领的太平军两千人，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安庆城的南面，临近长江，是最为主要的水上通道。蒋文庆派了



重兵守卫，只不过，太平军也是志在必得。洪秀全亲自带了三千精兵，炮火齐攻，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仅用一天的时间，便以绝对的优势控制了长江通道。

三千船只排成一线，将长江拦腰截断。洪秀全亲自坐镇中央，重兵布防，便是一只飞鸟也难以逃过。清兵运送粮草的队伍，每至此处，均被截回。蒋文庆不甘心，亲自带了人马，几次身先士卒，冒着炮火进攻，终以溃败而告终，三停水师战船已去其二。蒋文庆无奈，唯有将这些船只全部调回，转往东面布防，至于安庆城南面的长江水道，则是完全让给了太平军，不作无谓之争。

安庆城的东面，是一个名叫菱湖的大湖泊，此地以盛产菱角而出名。

它南通长江，东连破岗湖，与纵湖相望。因这一带有鱼米之乡的称号，是安徽最为富饶的地方，所以安庆城内的粮米蔬菜全靠此处供给。

蒋文庆十分清楚，倘菱湖再被太平军占领，那么城内的粮食供应将完全隔绝。则不用攻城，仅需围上几天，安庆城定当不攻自破，等朝廷援兵来到时，怕安庆城早已成了一座死城。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在菱湖一带并不见有多少太平军，即使有，也不过二三百人，在外围慢慢地转动。

对此，蒋文庆的解释是，太平军人手不够，难以对安庆城形成合围之势。尽管如此，他还是小心翼翼，把所有的水师战船都调入菱湖，又派出一千精兵，在岸上层层修筑堡垒，重兵布防。这是蒋文庆认为最为安全保险万无一失的地方。

他却不知道，太平军的精锐水师部队，由石达开带领的两千水师、两千陆军队伍，全已埋伏在附近，只等一声令下，再来个出其不意，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入安庆城。

事实上正是这样，攻打安庆的战役是在晚上突然开始的。

北城门外的来猛带着他的五百精兵，正在集贤关上四处巡查，突然遭受到了最为猛烈的炮火攻击，成千个太平军士兵神出鬼没出现在眼皮底下。立时，集贤关上喊杀之声大作，鲜血染红了夜半的天空。杨秀清、韦昌辉两个，如同疯虎一般扑入人群，无人能挡。来猛也红了眼睛，他举起手中三十七斤的大砍刀，怒吼着奔向杨秀清而来，两个杀在一处。想杨秀清是烧煤炭出身，悍猛异常，两个人杀在那儿，真叫将逢对手，棋遇良才，一个是不怕死，另一个是不要命。

韦昌辉乱军之中瞥见二人捉对儿厮杀，不由心生一计。他怒吼一声：“清妖来猛狗头儿，看大爷赏你一刀！”口中喊着，手中大刀却“嚓”将一个清兵小头目拦腰斩断。来猛听到韦昌辉的喊叫，百忙之



中一个疏神，给杨秀清早一刀飞去了头颅，鲜血狂喷，直溅了杨秀清一身一脸。太平军愈战愈勇，已有人奔过集贤关，杀奔北城门而来。

集贤关上五百守兵全军尽灭，无一生还。杨秀清和韦昌辉如同两个狂人一般，跃马挎刀，冲向安庆城方向而来。

熊熊的火焰冲天而起，映红了安庆城北门外的天空。

几乎就是在北门外刚响起喊杀声的同时，东城门外的战争开始了。

石达开带领精兵，以水陆两路杀奔而来。守卫在岸上和水中中的菱湖兵士们简直吓坏了。这是不是天兵天将下凡，悄无声息地，怎么一下子从地下钻出来这么多人？那水师战船上的清兵们最为凄惨。突然间火把齐亮，黑夜如同白昼，他们的战船全遗露在太平军的炮口之下。太平军船上的大小几百门火炮几个连发，湖面上已全是破碎的木片和死伤的清兵，湖水几乎是立刻便成了红色。太平军的两千水师精兵，当真以摧枯拉朽之势，旋风一般冲过了湖面，奔至岸边。

石达开亲自带领的两千精兵，更让陆地上的清兵守将们难以置信。他们一下子便已经出现在眼前。闪闪的刀刃砍入肩上时，清兵们感到的不是痛楚和恐惧，而是惊诧。在几秒钟以后，当清兵们终于反应过来时，已有三分之二的兵力折损了。剩下的近六七百清兵，又哪儿挡得住四千太平军合围，顷刻化为了尸肉。

杀红了眼睛的太平军兵勇们，如同一头头饿极了的猛虎一般，踩着地下的尸体，直冲向安庆城东门城墙。蒋文庆以为最为坚固万无一失的防线，仅在二十分钟之内便被突破，撕扯了个粉碎，荡然无存。当北城门外的太平军兵士们刚冲过集贤关之时，东城的城门已经被潮水般的太平军将士们彻底冲垮掉了。

蒋文庆接到报告的时候，正坐在书房中，在灯下一个人的自斟自饮，借酒消愁，他对于安庆城的守护，几乎已经不抱有什么希望了。四面八方全是太平军的围城队伍，黑压压的。只见旌旗飘舞，人头攒动，不知有几万几十万之众。虽说给朝廷发去一纸请求发兵相援的紧急奏折，那不过是走个形式罢了，等援军到达之后，怕不安庆城早已是一个死城了。他不想逃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己乃是堂堂的朝廷正二品巡抚，岂能临阵畏怯，不战而逃？能留下忠烈英名，不留下以万古唾骂的话柄，除了死战安庆，以死谢国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安庆城会在什么时候陷落？或许是在明日，或许是在……，蒋文庆正自思忖，猛听外面喊杀声震天，炮火吼叫，竟是一派烽火四起的情形。蒋文庆不由苦笑了一下。

“或许，是在今夜了！”



当下，他弃了手中的酒杯，不慌不忙地站起身，脱下自己身上的朝廷正二品官服，摘下头上的顶戴，放在床上。然后，他又打开柜子，取出自己当年征战沙场时的武官服装，有条不紊地套上，系好扣子。外面的喊杀声一阵比一阵紧，炮火也较先前更为猛烈，四面八方，似乎太平军都同时发起了进攻，脚下的土地也在为之微微颤抖。

蒋文庆穿好衣服，又佩上自己多年来不曾离身的宝剑，正欲向外走，猛听一声沉重的脚步声响，一个满身血迹的亲兵走了进来，“扑通”跪在地上。

“小的郑万青叩见大人。”

“外面炮火大作，喊杀声不绝于耳是不是长毛在攻城了？”

蒋文庆表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镇定，“是不是形势不好。”

“大人，恕小的直言。”

郑万青衣服上血迹斑斑，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的声音中传出一种死亡的气息：“北城门外集贤关已经失守，长毛逆贼杨秀清、韦昌辉带了几千人从城外杀了进来；东城门外菱湖守兵全军覆没，逆贼石达开带有五千余人，破了城门，杀入城来；另外，还有南城门外，洪秀全也带了有几千人杀进了城。安庆城势必难保，还请大人立刻收拾东西，等小人杀开一条血路，护送大人出城。”

“哈哈……”

蒋文庆仰天狂笑，笑声中充满了苍凉悲壮的意味，“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安庆丢失，我有何面目立天地之间？大丈夫自当马革裹尸而还，便战死沙汤，又有何惧？”

笑声未绝，他已冲出门外，徒步杀入人群之中，郑万青亦为蒋文庆的豪壮所感动，泪洒双襟，复驰马奔出，护在蒋文庆身侧，左右冲杀。

前面不远处，正有几十个亲兵溃败下来，一见巡抚大人亲自杀敌，不由士气大振，围至蒋文庆一边。众人合为一股力量，奋勇冲突，竟是无人能挡。

“弟兄们，我蒋文庆在此，大家奋勇杀敌，背水一战，杀啊！”

狂吼声中，蒋文庆已抢过一匹马，翻身上马去，奋力与太平军厮杀。

一时间，清兵抱了必死之决心，竟杀得太平军纷纷溃退，奈何太平军人多悍勇，一时间双方杀成了难解难分之势，谁也奈何不了谁。

“天王到！”

喊声中，乱军之中传来了骏马良骑的嘶鸣声。一众太平军向两侧一让，当中闪出四匹马来，正是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四个人。



洪秀全用马鞭一指，吼道：“弟兄们，莫放走了清妖头目蒋文庆！”

这一来，恼了蒋文庆，他不顾性命，拍马冲出，口中喊着，便欲奔洪秀全而来。

不料，众太平军发一声喊，潮水般涌向中央，立时把天王洪秀全围在了中心，更有几十个人齐掷出手中长矛，投射蒋文庆。可怜蒋文庆虽奋力挡挑，终难抵住，身上中了十几处伤。怒吼一声，跌于马下，立时被众人碾成肉瘤，一缕忠魂，化为一阵清风追随道光帝去了。那郑万青杀红了眼，不顾性命上前来抢蒋文庆的尸体，一阵拼杀斩太平军兵士几十名，自己亦重伤死于乱军之中。这一战，直至天明时分，安庆城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守城几千清兵，无一幸存，全部阵亡。

此刻，年轻的咸丰皇帝却正在一边审阅来自皖府的奏折，一边考虑派几个大臣，前往安徽偕同蒋文庆、周天爵二人办理团练防剿之事。他并非不知道安庆被围之急，只不过，他认为安庆城防坚固，且守城的巡抚蒋文庆又以英勇善战著称，抵挡十天半个月应该不成问题；况且，还有庐州的周天爵，武昌方面的水上部队，随时可以调兵，安庆之围，即刻可解。所以，咸丰皇帝十分放心，不以为然。直至安庆失守的消息传入朝中，获知蒋文庆战死，长毛先下武昌，续陷安庆，咸丰方才慌了手脚。

当时，李鸿章任翰林院的编修，正自盘算着如此能得到皇帝的亲近与重视，以图进一步高升。

他想到的是刑部左侍郎吕贤基。这个吕贤基平素里善舞文弄墨，卖弄文才。他以前也曾担任翰林院编修，后来方改为御史，转为刑部左侍郎，兼任工部右侍郎。他同李鸿章原本是旧识，交情不错，尤其欣赏李鸿章的文笔。

因此，李鸿章经常代他写一些奏疏之类，以便上报朝廷。李鸿章本来准备通过吕贤基在皇帝面前美言之句，作为自己晋升的梯子。不曾想反而弄巧成拙。就是这个吕贤基，把他拉入水火之中，使他九死一生，险些成为吕贤基黄泉路的伴从。

那天，当武昌、安庆失守的消息传到京都后，李鸿章正在琉璃厂的书坊中挑选一些古玩字画，他素知吕贤基有收藏古人字画之嗜好，正准备投其所好，进献字画，以示自己交好之意。不曾想，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响过后，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自己的同乡方君言闯了进来，“李兄，在此处逗留何为？”

“哦，原来是方兄，失敬、失敬。”

李鸿章不急不慌见了礼，他并没有注意到方君言脸上惶急的神



色，颇为洒脱地道：“近来闲暇无事，出来一则为闲散一下心境，二来嘛，挑选几幅古玩字画，聊作饭后之赏。”

“难得李兄有如此闲情逸致。”

方君言冷冷一笑。“难道李兄尚不知道省城失陷之事，竟在此做这些不急不愠的琐事？如此闲雅，实为难得！”

“省城失陷？”

李鸿章一时之间还没有领会过来。“但不知何处省城陷落，尚望方兄详情以告。”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等攻下武昌，继而有石达开、韦昌辉会合杨秀清之师，攻陷安庆。消息传入朝中，天子为之震惊，文武为之慌乱，李兄亦应有所准备才是，小弟时间无多，告辞了。”

“多谢方兄指教。”

李鸿章面色为之肃然，躬身施礼，目送同乡走后，他不由心下思绪万千……

想安徽乃自己祖籍，而今省城安庆失陷，则无疑于安徽陷落。长毛为之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安徽的父老乡亲岂不是入了水火之中？自己身为朝廷一员，又怎能袖手旁观，不为家乡父老进一心力？

他主意打定，急急奔了吕贤基府第而来。

李鸿章到来的时候，吕贤基尚且不知道他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命的惨厄命运。

他在书房之中接待了李鸿章。二人分宾主坐定后，吕贤基端起面前茶杯，不慌不忙呷了一口，方道：“少荃兄不在院中纳福，奔及敝处，不知有何见教。”

“不敢。”

李鸿章的内心如同有一堆火在烧似的，他尽量不使自己太过激动，试探地问道：“闻言逆贼石达开、韦昌辉与杨秀清几日前合兵一处，包围了安庆，不知鹤田兄知此事否？”

“啊，知道。”

吕贤基最好纸上谈兵，当下听李鸿章提起长毛兵围安庆之事，不由兴致大增，“莫不是少荃对安庆之被围心下忧焚，以为不安？你不必惶恐，听我道来。想那安庆，乃是我大清兵马重兵布防之地，且南有长江天险，东据菱湖，北有集贤关，扼住通庐州府之大路，必万无一失。如果由我来用兵，自当东面固守菱湖，以为安庆城中粮草军饷之供应。北守集贤关，以伺庐州府援兵之来到，至于南面，则派一精锐之师，凭据长江天险，与长毛一决高下。此战万无一失，进可令长毛兵败安庆，闻风丧胆。退亦可保安庆之无虞，不致有破城之险。那守城的巡抚蒋文庆蒋大人亦是善战之人，虽不致有此谋略，谅守住安